

翠袖乾坤
伍淑賢

同一件事，態度不同，後果也很不一樣。有這感觸，事緣上月在西雅圖參觀了波音飛機廠，看這個全球佔地最大的廠房，怎樣製造巨型飛機。

參觀巨鳥

波音開放給遊客看的，當然不會是機密的東西，不過生產民航客機的規模，涉及人員和技術繁複精密，還是令人目不暇給。不過我最有印象的，倒是那個女的導賞員。遊客每天都很多，其中也臥虎藏龍，好些人看上去都似是專業人士，問的問題也有水準。女導賞員手持一張小資料卡，上面很多數字，不過她翻看的次數並不多，大部分問題她都能憑記憶順利回答，而且有理有據，不是信口雌黃的，因為很多數字和說法，都可以從波音公司的網站印證。

那天我認識了一個來自墨爾本的澳洲女子，是在礦業集團Rio Tinto負責安全事務的，拿了半個月假期，獨自去美國Montana州旅遊，順便去那兒的牧場學騎馬，途經西雅圖，便去參觀波音廠，我們就是在旅遊巴士上認識的。當我們跟着那個女導賞員在廠房下面的超長隧道走來走去，來回於不同的廠區參觀的時候，澳洲女子就提出了好些關於施工安全的問題，導賞員在隧道裡也邊走邊說了個故事。原來幾年前有個生產線上的員工，開工時戴着iPhone耳機聽音樂，不慎給耳機線絆倒，生出頗嚴重的意外，弄至下肢傷殘。

這種意外，在大部分企業，意外主角在拿到賠償後，多會離職和轉業；如果留下來，也會調去一些比以前差的職位。不過這事的主角剛好相反，他不但沒有因此失業，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和進修後，竟出於公司安全部門工作。以中國人的思維，他自己都其身不正，才弄至傷殘，又何德何能去叫其他工友注意安全呢？但從另一角度看，既然他身受其害，由他來跟工友講解安全之道，不是最有說服力嗎？這種思維方式，我覺得就是「範式轉移」(Paradigm shift)的好例子，也佩服意外主角能面對自己的勇氣，把錯失化為引導別人的動力。

琴台聚
黃仲鳴

很多很多年前，當我還未入讀大學中文系，已看了佛斯特的《小說面面觀》。無他，那時正醉心於寫小說，希望能從中得到一點啟示。啟示確是有的，如佛斯特以故事、人物、情節、幻想、預言、圖式、節奏來建構他的小說觀，使我有深刻的體會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提出的「扁平人物」、「圓形人物」，影響我甚深。

寫作技巧的聖經

多少年來，雖喜讀小說，但越讀得多，就越證明我非寫小說的材料。佛斯特暢論十九世紀舊小說的觀點，一直在我的腦中揮之不去。他的小說理論成為我檢閱、評價小說的「厲害武器」。一個醉心於文事的人，後來成了媒體人，再由媒體人成了大學新聞系的教師，專授學生寫作。

有一門「特寫寫作」。上課的時候我腦中閃耀的有四個人：黃仁宇、史景遷、佛斯特，和遠古的司馬遷。新聞不同於小說，更非歷史，但兩者之間確有其共同之處。今日的新聞，不就是明日的歷史嗎？《史記》的小說寫法，不是風魔了幾代人嗎？史景遷就是一頭栽進司馬遷懷裡的學者。而佛斯特，對我授特寫寫作有甚麼影響？

他說：「國王死了，然後王后也去世了。」這是故事，也即是新聞中的訊息，「國王死了，王后因悲傷過度也去世了」，則是情節；而這情節，就是特寫，是深入報道的寫法。他所說的「扁形」、「圓形」，雖有詳盡的解法，但由這兩個名詞，卻被我衍生出另一套理論，鼓勵學生多寫「圓形人物」。

我說，「扁形」與「圓形」，可以「骨感」和「肉感」來解釋。「骨感」是指消息，「肉感」就是特寫。消息寫得好，可以成為「骨感美人」；「肉感」則須為

海闊天空
蘇狄嘉

誦經、聽道、抄經、坐禪、嚼素，是高野山宿坊禪修的愉快體驗。

宿坊體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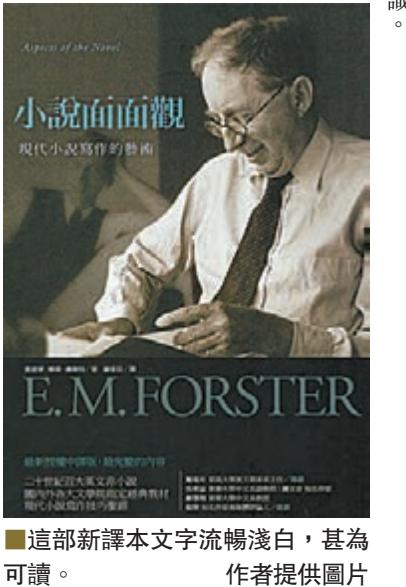
高野山為真言宗的聖地，山上曾有多達八百多間寺廟，隨着時代演變，目前剩下約一百多間，而其中的五十二間寺廟有提供住宿服務，要預約的方法也很簡單，就是到高野山的官方網站，有個預約的頁面，裡面會要求選填三個想要住宿的地點，若是第一志願額滿了，則安排至第二志願，原則上一泊二食（一晚住宿含早晚餐）一人約需日幣九千五百至一萬零五百，也有更高的價位，這雖然不算便宜的價錢，不過在交通與物資都不便的山上，也是情理之中。

由於可供住宿之處多達五十二處，而每個寺廟又各有其特色，所以日本還有人特別寫出了住宿心得體驗與攻略。有些廟所的特色在於有文化財（歷史人物所遺留下來的古物）；有些則是擁有風景優美的庭院；還有的得天獨厚有溫泉設備，光是選出三個志願，就足以眼花繚亂。入住的高野山大圓院，是一間小巧精緻的寺院，大門內的庭院，綠意盎然，清幽古雅；主堂氣象莊嚴；樓上的榻榻米住宿，幅被整潔，就算要自己鋪蓋，也完全沒問題；唯一不習慣的是沒有獨立浴廁，還有是住在寺院內，早上時間是不能洗浴的！

清晨六時，聽誦早經，在座還有來自歐美的香客，其實大概也聽不懂梵語和古日本語結合的經文，但三個僧眾吟誦的抑揚頓挫、頤具韻律，唸到低聲處如涓涓細流，高亢處猶如獅子齊吼，待到婉轉處戛然而止，聽着似從別處悠悠醒轉。睜開眼，通體舒暢，神清氣爽。結束了誦經的僧人出來跟大家講道，內容很簡單，大意講要經常跟人講好話，不要跟人動氣，這樣對自己也有好處。雖然聽不懂日語，但講者聲情並茂的努力演繹，令聽者也覺融會貫通了。

在高野山宿坊度宿兩天，享用簡單的食材，過淡泊的寺院生活，不覺已煩惱盡消，怡然自得。

「骨感」添上血和肉，令她更為豐潤，更為人所喜愛。「骨感」的文章看似易學卻也難學，「肉感」的不用說，難學極了。而無論「骨感」和「肉感」，最重要的，是要有深厚的文字基礎和豐富的學識。佛斯特說，狄更斯的作品是扁形的，但要寫到如狄更斯，有多少人能達到？遑論追上「圓形大師」托爾斯泰、杜思妥耶夫斯基了。



■這部新譯本文字流暢淺白，甚為可讀。 作者提供圖片

廣場故事

來到維也納的「英雄廣場」，六月的驕陽直射，熱得冒汗，好多人躲到陰涼處歇息。我雖然也汗流滿面，架着太陽眼鏡，還是要走到無遮蓋的廣場中間地帶，專程去看立在那裡的騎着戰馬的軍事領袖的雕像，一個是歐根親王，一個是卡爾大公。其實我並不熟悉他們，倒是希特勒大名如雷貫耳，1938年，他就在這裡宣告德國與奧地利合併。

歐根親王(1663年10月18日—1736年4月24日)是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偉大將領之一，神聖羅馬帝國陸軍元帥。他與英國的約翰·邱吉爾、法國的維拉爾元帥，並列為歐洲18世紀前期最優秀的天才將領。法國伏爾泰這樣評價歐根親王：「那個時代最完美的軍人，擁有一位偉大將領所應有的一切優良素質，是戰時英雄、和平中的偉人。」而卡爾大公(1771年9月5日—1847年4月30日)是奧地利元帥，軍事理論家，1809年5月21日—22日，在阿斯珀恩和埃斯靈，經過激烈會戰，讓拿破崙第一次遭到挫敗。這兩位奧地利人引為自豪的英雄，威風凜凜的雕像，自然成為公眾仰望的對象。這時遊人並不多，少數背着相機的男女，一看就知道是外來遊客。本來我以為是拿破崙雕像，但回心一想，沒有理由呀，這裡是維也納，仔細一看，果然不是。

圍着廣場的馬路上，不時有兩匹高頭大馬拉着的馬車噠噠馳過，戴禮帽、架着墨鏡的駁手持鞭高坐在座位上，顧盼自豪，後面是兩排座位對坐，遊客歡笑着一路指點周邊景色。我既無心去乘坐，也就沒有去問兜一圈的價錢了。

這英雄廣場是如今成了奧地利總統官邸「荷夫堡」(Hofburg)的周邊，它見證了奧國興衰史。從13世紀這裡便是奧地利皇帝宮殿與奧國行政中心，遜布倫宮(Schloos Schonbrunn)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宮，到了冬天，他們就會遷到荷夫堡過冬。單憑外觀，我們就可以感受到其面積之廣，規模之大，我沒有機會入內參觀，但光是它可容納2600房間，便可想而知其規模了。從外觀上看，整座建築物體現各種不同時代的建築風格，如巴洛克、哥德、文藝復興等，他們告訴我說，這是因為從13世紀到19世紀初期，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者在位時，都會在荷夫堡加添屬於自己的建築，這就使得今日的荷夫堡變成百家融於一身的面貌。

我走過去的時候，望見有許多歐美國旗斜插在那裡，在風中輕揚。大概是甚麼會議在召開吧？無人可問去證實，只好如此胡想了。

荷夫堡旁邊是「城堡花園」(Burggarten)，裡面有最著名的莫札特紀念像(Mozart Denkmat)，它落成於1896年，原本放在阿爾貝提納廣場上，1953年移至這裡。這座大理石莫札特雕像正對着環城大街，我看到在它前面是用花卉精心拼成的高音符號，紀念碑前是一片花卉與草坪，莫札特雕像下的基座，是莫札特歌劇代表作《唐璜》的一個場景。

我記得走過街道的時候，忽看到街邊餐廳豎着的黑板上，用粉筆以中文寫着：「韓國餐廳」，旁邊寫着我不懂的韓文，我猜想大約也是這個意思吧？在維也納看到中文，那種感覺，就不知有

多親切了！只是有點奇怪，又不是中餐館，為何會用中文招徠呢？想來，大概是來光顧的顧客也不乏華人吧？

還有就是同性戀商店公開招搖，大概同性戀合法化，就像我們上餐館那樣平常，不值得如何大驚小怪了。

看完英雄廣場，意猶未盡，又怎麼可以不去「遜布倫皇宮及御花園」(Schonbrunn Palace and Garden)，維也納最負盛名的旅遊點呢？這個巴洛克藝術建築群，曾是神聖羅馬帝國、奧地利帝國、奧匈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宮。放眼一看，這個以金黃色為基調的宮殿建築，讓人想起巴黎的凡爾賽宮。事實上，它也的確以凡爾賽宮為藍本建起的。據說，設計時，它的規模和豪華程度，與凡爾賽宮相比，有過之而無不及；只是後來財力所限，不能完成。現在共有1441間房間，其中45間對外開放。它是哈布斯堡家族避暑及狩獵用的夏宮。

我們看到在宮門前停着一輛馬車，兩匹白馬活生生，但周圍沒有乘客，我甚至懷疑是在那裡展覽。但那活馬又怎麼說？



■廣場上的馬車。 作者提供圖片

皇宮背面的御花園，是一座典型的法國式園林，頂着大太陽當空，碩大的花壇兩邊，是修剪整齊的綠樹牆。仔細一看，樹牆內是44座希臘神話故事中的人物，無法一一辨認清楚。園林盡頭是一座「海神泉」(Neptunbrunnen)，東邊便是不起眼的「美泉」，它的正對面是一片人造的羅馬廢墟(Romische Ruine)和一塊方尖碑。宮殿的最高點是凱旋門(Gloriette)，海神泉的西側是動物園(Tierpark)和熱帶植物溫室(Palmenhaus)。

美泉宮之名來自神聖的羅馬帝國皇帝馬蒂亞斯(1612至1619在位)，傳說他狩獵至凱特堡，飲用此處泉水，覺得清爽甘洌，所以就以此泉命名為「美泉」，從此，這一地區就名為「美泉」。它的側翼是劇院，大名鼎鼎的海頓和莫札特曾經在那裡演出。自2004年開始，美泉宮花園每年都會舉辦「美泉宮歐洲音樂會」，是維也納市政府繼金色大廳新年音樂會之後，傾力打造的又一世界樂壇音樂盛會。

風雲掠過，歌聲如潮依舊；我耳畔竟不期然地迴響起貝多芬的交響樂曲《英雄》來了。維也納，不愧是音樂之都！



■荷夫堡的萬國旗。 作者提供圖片

見多識廣
尹樹廣

近日回京出差，逢上一年一度的北京國際馬拉松賽。周日醒來朝窗外望去，心中一驚：這麼大的霾，長跑豈不要命？但組委會當天說，參跑者都是自願的，比賽照常進行。於是乎，戴各式口罩長跑成了「北馬」一景。

秋日話「霾」

長久以來，北京以風大出名，但霾卻是近十年才出現的。我三十年前到北京工作，那時天藍雲白，夜晚可以仰頭數星星，但風大給我的印象最深。一年的深秋，踩單車路過東單路口，我連人帶車竟被一陣賊風吹倒地上。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末，沙塵暴肆虐一時。直到二零零三年沙土爆發這一年，私家車開始走入尋常百姓家，霧霾也壓過了沙塵暴頭，空氣質量成為北京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。不僅如此，霧霾還同沙塵暴一樣漂洋過海，走出國門飄到韓國，甚至北美大陸。

二零零八年北京舉行奧運會，治霾更成為中國向全世界的「莊嚴承諾」，黃河以北的工廠臨時停產，保證北京空氣清新的「護城河工程」首次推出。最後，生態文明與政治文明等一樣，被提到國家戰略層次。你看霾的力量有多大啊！對我來說，霾最早只是一個政治詞匯。一九七六年「文

思旋天地
思旋

《遊戲化的時代》作者井上明人說過：「過去十年，是社群的時代；未來十年，是遊戲的時代！」乍看「遊戲化」是正規生活以外，無所事事的消遣。遊戲早就在人類文化發展歷史中出現，如：擊重、田徑等本身是沉悶的練習，但如果提到奧林匹克運動會，大家自然幻想到「遊戲化」魔力。

淑梅足跡
淑梅

自從「樂壇一哥」陳奕迅接受了英國母校的榮譽博士名銜，人似乎變得更踏實：「我本來有所抗拒，因為我還未畢業，可是當年學期剛處於迷惘期，畢業後是否真的會當建築師也是個謎。回港參賽獲獎，就如人生開了另一扇門，怎料一走便二十年。」陳博士強調更要做好自己本分回饋社會。席間他清唱了《天下無雙》，成為一時佳話：「那是送給父母的，有些事情不用說得太白……」

「遊戲化學習」

能會想到有複雜和高科技設計。原來好的遊戲架構可包括：有競爭性的排名、適當的獎賞、恰當的挑戰和明確的訊息回饋。推而廣之，我們可以用「遊戲化」放諸四海。如產品及服務，可以利用「社群遊戲」維護顧客關係，亦可創新提升品牌價值。市場上有很多成功案例，說明在商業中注入遊戲要素的重要性。

大情大性陳奕迅

有實力可以走得長，但在七月忽然傳出Eason在台灣的專輯只賣九百張，決定在兩年後暫別樂壇，大眾嘩然。「是看錯了，其實多很多，不過，新聞一出，巫啟賢大哥笑說在瘋狂免費下載的台灣，九百隻已經很不錯，哈，當時我說是放慢工作罷了，我在樂壇廿年怕自己枯乾了，要到處吸取養分。有些人會靜靜地學了新招，忽然一天讓人耳目一新。而我則會先告訴全世界，也是要講給自己聽。近日我愛上了羽毛球，雖然小時候常陪媽媽到南華會打球，到今天我才明白其中的吸引處，逢星期三四都會跟教練打上兩個鐘頭。」可能，從此之後Eason的氣量更足，身體更好。今年四至八月，除了繼續五六日四處巡迴之外，還接拍了杜琪峯《華麗上班族》，與周潤發、湯唯合作。那次拍戲還惹起了感冒，在南寧一站出事了，當天早上八時手腳乏力，致電經理人陳家瑛表明十二小時後可能上不到舞台，結果是日取消，八成多觀眾都沒有退票，也沒有因定了機票酒店而不滿。八月三日夜夜的補場空前成功，一口氣安哥了四次。

除了幼兒教育會「遊戲化」，基本上所有學生學習模式也隨着「電子遊戲化」而轉變。透過網絡，把從前沉悶艱深的知識內容轉化為有意義的遊戲。系統可以提供學生排名、給予獎賞和即時回饋，讓單一的學習變得互動、精彩，因此各大網絡巨頭也朝着「電子學習」、「遊戲化學習」着手，「遊戲化」將會是現今新時代的學習趨勢！

請家長謹記，「遊戲化」並不是最終目的，它只是一種方式，一種輔助工具，讓孩子產生主動學習的興趣，當孩子對這種工具上癮，甚至廢寢忘餐的時候，家長必須要停一停、想清楚，勿忘初衷！

「結束，報章上將這一時段喻為「陰霾布神州，魑魅任橫行」。上中學時，課本錄有周恩來留學日本時寫的一首詩《春日偶成二首》，「極目青郊外，煙霧布正濃。中原方逐鹿，博浪踵相蹤。」小時候，社會極度政治化，潛意識裡覺得霾就是指政治黑暗，人們無自由安全感，根本沒想到它變成今天的可吸入顆粒物(PM2.5)。